

「偽娘」詩

古詩中不乏愛情題材，但古人比較含蓄，對於愛情不太主張轟轟烈烈。不少好詩，經由理學家的闡發，頓時昇華到了高屋建瓴、治國經邦的層面。

《蒹葭》和《關雎》是《詩經》中流傳最廣的經典，但「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被解讀是諷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安定國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則是歌頌了周文王與妃子太姒的「王者之風，后妃之德」。究竟本意如何，只能用「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來解釋了。

而詩壇上，又有不少人樂於借閨情詩來抒懷。唐朝的張籍堪稱佔據「C位」。那首「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千百年來不知賺取了多少離人淚。其實該詩與愛情沒半毛錢關係。當時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想聘張籍擔任幕僚，但張籍不願委身藩鎮，遂以這首《節婦吟》表明心志。放在現在，可能一個表情包就夠了，就像《甄嬛傳》裏的蔡少芬：「臣妾做不到啊。」

二十年後，士子朱慶餘參加科舉

考試，想探聽一下虛實。當時張籍已身居朝廷要職。朱慶餘摸準張籍的脾性，獻詩一首：「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如此生動旖旎的閨房畫面，竟然是一位英俊小生向年屆六旬的白鬍子前輩「表白」。張籍用同樣手法「秀恩愛」，回敬一首「越女新妝出鏡心……一曲菱歌敵萬金。」這詩風，頗像網絡上濃妝艷抹的「偽娘」。

袁枚在《隨園詩話》中總結說：「寫懷，假託閨情最蘊藉。」他推薦好友仲蘊擎教書，問仲需要多少束脩。仲不答，只是寄詩：「托買吳綾束，何須問短長。妾身君慣抱，尺寸細思量。」用意一目了然。

又有位知府想聘名士陳楚南做幕賓，怕陳嫌路遠。陳楚南回寄一首《商婦怨》：「淚滴門前江水滿，眼穿天際孤帆斷。只在郎心歸不歸，不在郎行遠不遠。」筆法與張籍相似，但態度則恰好相反。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高雅的「二師兄」

在廣州花園酒店早餐，發現已無豬肉菜餚，就連打滷麵的菜碼裏都是牛肉末。廣州文投林總請我們到珠江畔夜宵，他說最近豬肉漲價、特地為大家點了烤豬排，豬排上桌，基本就是烤豬排骨，不是上海麵館裏炸豬排那一塊肉。嚴歌苓老師回京宴請友人，點了鮑魚紅燒肉，如今這道菜裏的紅燒肉要貴過小鮑魚，嚴老師笑道：「二師兄」終於登上高雅之堂了。

豬肉是中國漢族百姓最日常食材，也是農耕計劃經濟時代、大多數鄉鎮居民的收入來源。父親最近在家聊到他童年時，與爺爺一起去賣豬的往事。某年端午節，爺爺打算把家裏養的豬賣掉、順便給過節改善一下伙食。他與父親帶著那頭豬到了食品公司，收購人員給那頭豬量一體溫，發現那位「二師兄」正發高燒。爺爺讓我父親立刻通知在鄉村裏當幹部的大伯，大伯託人找關係，給那頭豬餵完退燒藥，牠的體溫終於降下來了，最後以二等豬價格被收購了。折騰一天已到晚上，拿着賣豬的錢也做不了晚飯，爺爺奶奶帶著六個孩子，一人一個

臭鹹鴨蛋、喝了碗粥，算過了端午。父親不用微信等手機軟件，他每天收看新聞聯播、京寧兩地晚報，這是他近期就內地豬肉價格形勢，撫今追昔。

我童年時去過舅舅當知青的鄉村，見過大隊裏殺豬，吃的殺豬菜已經不記得了，還有印象的就是屠夫把豬的膀胱清洗乾淨、吹成氣球，成為我們兒童的玩具。現在很多有條件的城鎮居民，還保留了養豬的習慣。一位杭州朋友每年就在老家臨安的祖宅中養頭豬，大約養成到兩百多斤後，就召集至愛親朋相聚臨安祖宅，吃殺豬菜。臨安產竹，浙江殺豬菜多以竹筍配料，臨安濕冷，年末殺豬菜除了紅燒還有燒烤，遠比抓一把粉條扔進去亂燉要講究。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點讚經濟

母親愛網購。隨着年歲漸長，她腿腳不便，不光日用品，連生鮮水果都上網買了。以前網購麵包還需去小區雲櫃取件，自從某網站承諾下單後一小時內送達後，她購買食材更便捷，更熱衷了。小電商普遍打溫情牌，貨品中附上小卡片，訴說創業不易、老大未婚外，還有小小物質刺激。幾乎每個包裹都有一張小紙片，指導顧客拍照、點評、打分，將包含正面評論與滿分評分的頁面截圖傳給店家後可減免一兩元貨款或積分領紅包。母親每次都兢兢業業地照章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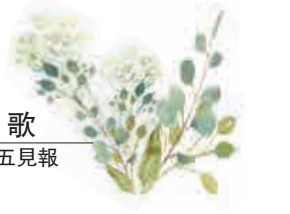
美國媒體曾大驚小怪地報道中國有專職「刷屏人」，在天貓平台通過打滿分、編造正面評論製造商品質量好、人氣旺的幻象。如今商家懂得發動群眾，用小恩小惠提高人氣，顯然比之前的做法更委婉得體。此舉是否比直接僱人「灌水」效果好未知，但國外研究者稱道的網絡時代的「信任經濟」要大打折扣了。他們覺得靠互聯網興起的諸多商業模式，比如民宿或其他類型的分享經濟都靠口碑流行，所以網上聲譽是商家的生命線。但對網購的中國多數顧客來說，好評、截圖是舉手之勞，動動手指能賺錢何樂不為呢？即便商品差強人意，不出大問題也就含糊過去了。國人相信「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一般得到他人恩惠都想有所回報，即便不點讚，至少不會喝倒彩。

但這樣一來，商品、商家的信息可能不實、虛高，查看前人評價的後來者免不了被誤導甚至蒙蔽。商家也知道這種做法行走在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所以在指導顧客拍照、留言的小紙片上偶爾會「諄諄教誨」：拍照時請避開這張紙！看來要做個有知識、有判斷力的網購者越來越難了。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玉圭是權位象徵

要研究和鑒別我國的高古玉器，深切認識其形制是十分重要的一環。例如附圖，是商代晚期琢製的玉琬圭。一九七六年殷商婦好墓也曾出土大同小異的玉件，皆為扁平長條形，一端磨出厚刃，轉角圓鈍，另一端有一圓穿；圭身兩面分別琢刻流暢的隱地凸起直線。這種商、周時期的琬圭，是「王使之瑞節」；《周禮·典瑞》指出：「琬圭以治德，以結好。」治德，就是臣子做了好事，君主派人去嘉獎他，派去的人要持琬圭。結好，亦即兩國或諸侯之間結好或結盟時，參加盟會者要拿着琬圭從事。

很多人也不知道玉圭的源流、種類和用途。自殷商至西周時期，圭可說是最重要的禮器，因為圭屬於統治階層最高官吏的瑞器，乃權力的象徵，是唯一證明他

這幾日內地傳媒圈都瀰漫着憂傷：新華社知名記者、國際部專稿中心主任徐勇在辦公室中突發大面積心梗不幸離世，享年五十六歲。不少人為之痛心和惋惜，相關的緬懷文章一篇又一篇，幾乎篇篇令人淚目。

懷念文章中提及的徐勇對年輕人的耳提面命，比如，寫稿子少用形容詞，少用「的地得」，不要用「被」字；要用短句，能短則短，多用直接引語，其實在我唸書時，就已經間接地透過國際新聞翻譯老師、他的新華社前同事周軼君有所熟知。雖然並未直接受教於徐勇，然而他對新聞的嚴謹認真，甚至是近乎苛刻的規矩，都深深地影響到了身處

們的官爵證物。其形狀主要有兩種：一為尖首圭，頂部尖，略呈三角形，是從戈形蛻變而成；始於殷商，盛於東周及春秋戰國。另一種是平首圭，上端平首有刃，近下端有圓孔，乃從新石器時代石斧的形狀衍化出來；它們的製作比較尖首圭更早。斧和戈，皆可作攻擊性武器，前者用作砍劈，更有實用價值。

進入商、周時代，轉用青銅作器物，不再用石製；但石器時代使用的石斧卻保存下來，並視為神明般崇拜；統治者把捉民眾心理，予以具體化而變成政權的象徵，更用玉琢成，以示身份尊貴。大典或上朝時，高官必緊執指定的玉圭，以示得到「任命」，權勢在握。「瑞器」的四種圭，有嚴格規定。鎮圭，形似古石斧，孔必穿在中央，表示有生殺權。「鎮」的意

智能時代的文學轉折

智能時代的來臨，會對文學產生哪些衝擊呢？我覺得，最重要的可能是極端情境的弱化。人在極端情境中會做一些日常不會做的事，人性也就更充分直接的暴露，善的一面被放大，惡的一面也放大，善與惡的衝突、鬥爭及其形式、後果一併放大。

或許因為如此，極端情境總是受到文藝家的青睞，《趙氏孤兒》拷問政治漩渦裏的倫理；《唐山大地震》描寫自然災害面前的人性。最近，又讀到湖北作家周芳的兩本書，一本叫《重症監護室》，一本叫《精神病院》，這是人生中易碰到的極端情境了。

不過，隨着智能社會的發達，極端情境或趨於減少。機器人想來是不會遭遇極端情

境的。它們不會死，時間對它們幾乎沒有意義。時間對人有特別意義，歸根到底是因為人會死。文學的使命是寫人，人又無非是生老病死。生，是被賦予的；老和病，不過是死的預演。而機器人不一樣，它們一出場，就是永恆。人在老與病中的體驗，對它們來說無非折舊、磨損。電影《銀翼殺手》裏，機器人遭遇了極端情境，但其實是人類內心的投射罷了。

將來的社會或許是人與機器人共享的家園，人也可能會部分地機器化。在機器人的幫助下，人類陷入極端情境的可能性也在降低。比如，我們開車走山路，可能會遇到危險的山石塌方，如換作智能機器人駕駛，由於其感知外部世界的敏銳性和對未知情況的

八個惡人，一場血腥

看到《冰天雪地八惡人》的片名，就明白將會見到暴力加血戰。當時腦子一閃：是昆汀的作品？果不其然，它就是由拍過《危險關係》、《死亡證據》的昆汀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編導的。此片得過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編劇獎。

昆汀拍戲似乎都離不開暴力、血腥與人性黑暗，但正邪間的分寸又拿捏得頗好，所以在荷里活這個還講點「政治正確」的世界，他活得不錯：拍片多，且時得重要的大獎。我記住他，是因他有一副甚有特點的戾斗下巴。

《冰天雪地八惡人》的初心，是要拍一部比較傳統的西部片，重現那個時代的神奇詭異以及人與人間的生死搏鬥。故事發生在

南北戰爭數年後西部一個風雪交加的驛站，幾名白人殺了原驛站善良無辜的黑人主僕，在此埋伏，等待解救被押來的女囚。

下面便是有不同歷史背景與性格的人逐一登場。他們中有英國人、美國人、墨西哥人；有白人、黑人；有男人、女人。雖是萍水相逢，但誓不兩立。他們帶着來此的目的與歷史烙印彼此審視、較量、毆鬥、槍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歷史被揭示得深入、有據且有層次，好壞一時分辨不清，但性格個個鮮明。隨着劇情深入，每個人漸漸露出真實面目，原來都不是善男信女，回應了「八個惡人」的題目。昆汀也沒讓他們得到善報，八人用不同的方式一個個死去。有的死法特別，如女囚為甩脫警長屍體躲避死亡，用

父親

父親在我懂事前就去世了，對父親這個概念陌生嗎？也不是完全毫無想法，身邊總會有其他人的父親可借鑒，大致父親都有一種定形，因此學起來很易上手。今天當上了別人的爸爸，就照板煮熟的使出來，當父親一角實踐起來就像跟着說明書去操作一樣，相當便利，直到出現說明書上沒有說明的操作錯誤為止。

父親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角色呢？那得從神話說起。希臘神話有太多關於父神的描述，大致都是少年英雄，推翻暴君（很多時這個暴君都是英雄的父親），然後當上君主，最後又被兒子推翻，例如眾神之神宙斯就是一個例子。從人的心靈去理解父親一角，

他永遠代表着意識的層面，強調理性思考、重視秩序和原則、不容許自己表露強烈的情緒等。父親是不容許被挑戰的，他反對任何直覺性的判斷，及抗拒受情感阻礙。

不少人會發夢看見父親，又或每當我們做任何一個決定時，父親的影像都會在腦海浮現。從精神反析角度看，那是理智意識給你的忠告，亦是舊有思維的限制，因此當有人會夢見弑父的情境，一般都不敢言之於口，深感此想法極為大逆不道，但這卻是成長的必經階段，這只不過是推倒舊有想法，取而代之是新的思維，開拓出新的一頁，就如宙斯從父親肚內救出被其父吞掉的兄弟姐妹，釋放出新的能量，再取而代之一樣。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紀念，是爲了繼續前行

千里之外的我，並一直將之奉為主皇。

大批的媒體公號都在懷念徐勇，而在這些洶湧悼念的背後，「更加洶湧的是對自己的反思」。徐勇的離世，也讓我想起另一位英年早逝的媒體人、被譽為「中國電視紀錄片里程碑性的人物之一」的央視評論部前副主任陳虹。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那句「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於忘記了為什麼而出發」，經陳虹演繹成「不要因為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麼出發」，早已成了業界名言。

陳虹常說：「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審片時，他往往重視如何與編導實現有效的溝通，因為他更在意的是對方的思維方法，包括接受新知識的能力，以及判斷和處理信息的能力。他愛用這樣一個比喻：「我希望我的說法不是鐵錘，是饅頭。給你一把鐵錘你就只能挖坑。我給的應該是饅頭，你吃下去渾身是勁，願意幹啥就幹啥。」這是陳虹二十多年前的話語，不但沒有過時，相反經歷了歲月的推敲更顯其價值。

判斷力要強得多，或許早探測到山體微妙變化而提早避險。一切具有風險意味的偶然，在精妙的算法面前，都有機會成為必然。

但如果真是如此，反而更需要文學細緻地記錄和描繪人類的極端情境。因為到了那時，文學藝術乃至美學、文明的生長可能都要建立在人對極端情境的體驗基礎之上。非如此，文學很難再稱人學。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三、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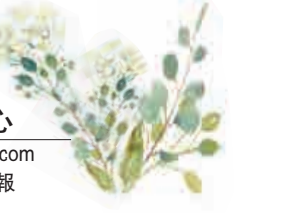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陳虹、徐勇的離去，對傳媒界而言，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損失。而我們對他們的紀念，都應是為了更好地再出發。縱使前路迷茫，依舊要保持激情，因為正如陳虹所言「『現在』，就是小時候想過無數次要為之奮鬥的未來」。既然想起了當初為什麼出發，就別忘了繼續前行。

以夢爲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